

是叛逆，是铭记的情史，是不能忘却的纪念
从江湖到时尚
100年古老艺术在宽容中缓慢前行

刺青



刺青，作为一种亚文化，在越来越宽容的社会环境下悄然流行

是青春的伤疤

老吴总是遮住身上的刺青，他不是厌恶刺青本身，是厌恶年轻时候的不堪

这两天的南京虽然不热，但每天也要超过30℃，满是烤漆、电焊之类的修车车间更是如此，一走进去，就感觉一股热风扑面而来。

但在车间里干活的老吴却全然不顾，不管多热的天气，他总是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、厚厚的长袖T恤，每当他甩着汗珠，灌下一整瓶冰水，别人问他，为什么不去换一件凉快点的衣服时，这个魁梧的汉子总是咧嘴一笑，“这个安全！”

其实，只有他最亲密的家人和邻居，才知道他是想要遮住自己身上的“伤疤”。

老吴的“伤疤”其实是最正宗的“线描文身”，他的右肩胛骨处，文着一位古代将军焦赞的画像，他的左手腕上，勾勒着一条腾起的黑龙。

听老吴的街坊邻居讲，这位40出头的修车工，20年前，是这条街上出名的“青皮”，一次打架斗殴后，他被关进了看守所，没想到，从里面出来后，老吴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先是考了车床技工证，后来又在妻子家的帮助下，开了这一家修车铺。

“这两个文身想必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”这位年逾古稀的老邻居有些唏嘘，“后来人是改邪归正了，可这文身却洗不掉

酒正酣时，嫌天热的朋友撸起自己的袖子，皮肤上却露出一处以佛经为内容的刺青。看着别人有些异样的目光，朋友脸红了一下，但很快理直气壮起来，“不就是个文身吗，喜欢就文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！”

不经意间，文身成了一种寻常事，就像新买了一件首饰，或是一件稍微标新立异的衣服。

“文身作为一种特定符号的功能越来越弱，这是社会在进步，这说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宽容。”有社会学家如是表达自己对于文身的看法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
王颖菲 贾磊/文
顾伟 李雨泽/摄

是妖艳的装饰

对新一代人而言，刺青是妖艳的身体记录，雕龙刻凤已然没有了市场

时间流逝，老吴年轻时的荒唐事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，可这两处文身，却仅仅是跟着发福的身材有点变了形，老吴用过汽油和酒精，甚至往皮肤上浇过稀释后的84消毒液，却对它们毫无办法。

老吴的儿子小吴，今年也上高二了，他远不能理解父亲的想法，这个看漫画长大的孩子，反而对于父亲手臂上的图案十分羡慕，“我也想文一个，但这个太土了。”小吴说，自己有一次提出了这样的想法，父亲立马扔了筷子，对他大骂。

“其实我知道，他不是厌恶文身，是厌恶年轻时候的经历。”小吴说，年轻时不堪的经历，其实才是父亲的心结，这个伤疤，与文身无关。

40岁的老李也苦恼于自己手臂上的“青春、死亡”几个大字，他说，这是年轻不懂事时文下的，但这一时的痛快，后来却不影响了他找工作，甚至还有他的生活——有的哥见到他都会绕道而行，生怕惹事。

“现在孩子越来越大，也懂事了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解释呢。”老李挠了挠头皮，十分为难，“我觉得，千万不能文身，文了就是一辈子的事。”

文身的图案，然后在客人的身上文描。”一家文身店的老板拿着厚厚一沓图案给记者看。

“立体的图案、佛经、箴言、英文格言……”这些图案渐渐成为年轻人喜欢在身上文画的东西。“雕龙刻凤”一类的文身，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了市场。

不过，目前的文身店依然有着自己的顾虑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来文身，没什么关系，但我们会先问他们，家人同意不同意？”一位文身店的老板告诉记者，只有在家人同意的情况下，他们才会给看起来未成年的客人“做活”。

“我们怕麻烦。”

但根据几家文身店的综合说法，目前人们对于文身的态度越来越宽容，他们曾经遇到过中学老师为了遮蔽疤痕来文身，也遇到过母女二人一起来到店里，要求在不太显眼的位置，文上一幅别致的图案。

“尽管国内的文身还比不上国外的发达，但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。”一家文身店的老板说，最近的文身高潮，是因为欧洲杯的影响，因为球赛之外，还让不少人看到球员或者国外观众身上文身的美感，他们找到文身店，要求也给自己，加上一个特别的装饰。

“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店里，是想要在自己身上文一个前男朋友的名字。”小张说，后来，她就跟崔

是另类的谋生

一个巴掌大的图案要2500元，文全背则要翻10倍，一年能收入百万

“我希望做一个在皮肤上作画的艺术家。”南京艺术学院附近的一家文身店，出生于1984年的老板崔超，正在给一位客人背上的“般若”头像上色，他手中的文身枪沾染了玫红色的颜料之后，慢慢地向客人的脊背。

崔超看起来很瘦，两条胳膊上满是晦涩的文身图案，他的女友小张说，崔超最早的作品，就是在自己的胳膊上实验的。2004年，崔超从南京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毕业，毕业后先开了一家服装店，生意挺惨淡，2006年萌生了开文身店的想法，因为有着十多年的绘画功底，入门十分容易。

“岳飞让母亲在他背上刺下‘精忠报国’，还有比这更早的吗？中国明显是世界上最早有文身的国家。”不同于崔超的科班出身，梁瀚天是自学成才。

梁瀚天从2002年前后开始加入文身行业，他自称是中国的“第二代文身师”。中国的“第一代文身师”出现于1998年前后的北京和上海等地。上高中时，他陪朋友去文身，第一次接触到文身，鬼魅的图案，斑驳的色彩，让他痴迷。后来，他开始四处打探有名的文身师，高中没有毕业，他就在浙江找到了“师父”。从此一空，他就热切地奔往浙江，学习手艺。18岁时，梁瀚天将自己当成了第一个练习对象——将3根针绑成一排，在左手臂上刺下了一个小小的图腾。

精湛的手艺，让崔超的店面火了起来，根据崔超店里的一张价目表，文一个巴掌大的图案，需要2500元，文全背，则要翻10倍。除了金钱，在文身的生涯中，崔超也收获了爱情。

“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店里，是想要在自己身上文一个前男朋友的名字。”小张说，后来，她就跟崔

柒调查

2012.7.15 星期日 A9

24小时读者热线:96060 都市圈圈网www.dsqq.cn 我能网www.wonengw.com 快报微博 t.dsqq.cn 掌上快报 m.dsqq.cn

Sunday Investigation

责任编辑:陈曦 美编:王莺燕 组版:陈恩武



文身师崔超将自己定位为“在皮肤上作画的艺术家”

从江湖到时尚

文身是江湖的标签，是铭记的情史，是不能忘却的纪念

专家看法

**文身功能的多元化
是社会进步的体现**

“文不文身本来就是个人喜好，和这个人的人品没法直接挂钩。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认为，文身本应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，但长久以来，电影及其他艺术品，常常通过文身传达土匪、流氓、恶霸等群体的凶悍与恶煞，因此，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把文身和犯罪势力划等号。久而久之，凡是文身的人，通常被标签化，构成社会的负面评价，也使得人们从此形成思维定势。

邱建新表示，在文身刚出现时，它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中国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标榜自己，形成群体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的作用，“这部分群体大多形成派系，以文身划分出‘我群’和‘他群’的概念，甚至以文身来进行敲诈、勒索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不良影响。”邱建新说，但到了近几年，文身越来越适应了现代人，特别是年轻人的个性选择，它更多地满足了人们的信仰追求、审美需求、价值需求，甚至成为了大众的一种休闲方式。

“从特殊身份的标识，到文身功能的多元化，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。”邱建新提出，文身应被宽泛、包容地看待，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，需要逐步消除他们对文身的定势化思维。

此外，邱建新认为，现在很多人选择文身时，不完全是浅表化的，而是在对自我价值追求过程中的一种理性行为。于是，特定图腾、姓名、纪念日、画像、警句等特殊文字和图案，也越来越为现代人青睐。

